

說 紗 王 后

(下)

1247.5/2412:3

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浣纱王后
(下)



10396651

台湾 席绢 著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责任编辑:晓蕾

封面设计:毕发

品科类基套台子大

合工心

(下)

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浣纱王后(下)

台湾 席绢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—5363—2929—6/I·757

全套定价:29.40 元(本册定价:9.80 元)

还你一个真正的席绢

晚 愚

沉寂已久的席绢，最终不负众望，全力推出一部新著《浣纱王后》。这部书在台湾被评为九七年度最受少女喜爱作品奖。

前一段时期，席绢闭门着手此部力作，根本无其它作品出版，而大陆市场上的席绢作品却铺天盖地，假劣充斥其中，对此，阡陌老师也叫苦不迭并公而告之，列出黑名单以澄清事实，以免那些文笔拙劣的代序及作品殃及他人。

我此次受出版社之托为席绢《浣纱王后》这部力作写序，实感责任重大。首先要对得起席绢和阡陌老

师，更要对得起如饥似渴期待席绢新作品的读者。我所感欣慰的是，席绢并没有让大家失望，终于再次创作出又一部佳作《浣纱王后》，且这部作品在台湾获奖后，载誉来到大陆与读者见面，更使大陆的席绢书友兴奋不已。

《浣纱王后》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爱情故事。

书中描绘的是，古代美女西施与爱国将士范蠡缠绵缱绻的感情、王宫里争宠夺势、勾心斗角及西施在宫内忍辱负重的压抑生活。面对曾深爱过的男人负心于己，姐妹相称的越后设计谋害自己，最终使西施看破红尘投入滚滚江河，任载其沉浮……

晓愚不在这里耽误各位席绢书友的时间了，请各位慢慢欣赏，品味席绢此部新著特有的韵味吧！

九七年十月

第一章

锦帆扬波羨红粉

阿玉离开吴宫之后，西施把阿绡找来作伴。名分上是王妃吕安，关上门依然是昔日的姊妹。

阿绡胆子小，在丽娃院与馆娃宫的时候，与歌姬班小姊妹同室而眠，嘻嘻哈哈，同进共出，从未感受惊吓。到长乐宫，房大庭深，寂无人。夜晚寒月照影，树影婆娑，夜鸟飞，虫低鸣。她一人独住阿玉的房间里，白天陪伴西施有说有笑，天黑之后，孤灯独坐，发害怕。稍有声响，她便怪自吓，心里怦怦乱跳。西施没去陪伴夫差的夜晚，阿绡便躲进她房里，抵足而眠。

一天半夜，她俩都是正香，夫差忽然闯进房来。像往常那样，一下掀开锦被，却发现多了一个薄衫半裸、睡态娇媚的小美人儿，便一把搂在怀里，乱摸乱亲，吓得阿绡尖声惊叫起

席
绢
＊
浣
纱
王
后
(下)
＊



~~~~~ 九七台湾获奖作品 ~~~~~

来。施惊醒，见是夫差，便说：

“大王，你不是在王后宫中过夜么？怎么半夜被她赶出来了？”

“别说了，她身子不爽，央求寡人到你这来。寡人无奈，才遵王后之命投梦妃娘娘来了。”夫差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“嘻，大王算了吧。”西施坐起来，用手刮刮夫差的鼻子，睡眼惺忪地笑道：“不定你是怎么骗王后的呢。”

“果然猜中了。”夫差哈哈一笑，“寡人梦见你床上有两个美人儿，何乐而不来呢？”

说着，伸手扯开阿绡的薄衫，露出她雪白娇嫩的胸脯。阿绡又羞又怕，两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施。

席 大王，阿绡还小呢。”西施用拳头捶着王的背。“你放下她，还是臣妾来陪你吧。”

夫差的大手左阿绡挺起的乳房上乱捏一气，连声说：

\* “不小，不小，正好，正好。你等一会儿！”

“去你的，坏大王！”西施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
从此，阿绡再也不敢到西施房中过夜。门外一有风吹草后动，便躲进被子里发抖。一天夜里，她惊吓半宵，刚刚沈沈睡（下）去。梦中忽听到有什么响动，睁开眼来，见房中灯光幽暗摇动，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向着眼也走来，吓得尖叫一声；

\* 浣纱王后（下）\*



## 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“有鬼，有鬼1”

那影子站住也，举灯自照，却是阿玉。方才，睡在桌上解开包袱，将衣物一一取出检视。刚想去叫醒阿绡，她便惊叫起来。阿玉知道她胆小，不敢吓便把灯举起到自己眼前，让阿绡瞧见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有鬼？在哪儿？”

“阿玉姊姊，是你？”阿绡揉揉眼睛，几乎不相信自己所“你不是阿妈病了，请了半年的假吗？怎么来了？”

“太好我不是作梦吧？住在这里，我夜夜作梦。总是梦见你，手拿一把剑乱跑。”

“嘘1”阿玉用手指一按嘴唇，小声说“我什么时候玩过那政府的”

“依是说作梦嘛1”阿绡嘟着嘴唇说，跳下床来抱住阿玉，绢连哭带笑地说：“你来了就好啦，我还是回丽娃院吧，住在这里，吓都吓死了。”

次日，阿玉换上宫安认，来见西施。西施正对镜梳，一阿玉，丢下木梳，跳起来抱住她，在脸上亲了两口：

“你怎么去了那么久？”

罢了，罢了，我又不是夫差！”阿玉用手摸摸脸，笑着大声说。刚出口，却又连忙掩住嘴，左右望望。

席

\* 浣纱王后 (下) \*



## 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“他围错去了。”西施性急地说：“快说说，范大夫怎么样？还那么又黑又瘦吗？”

“瞧瞧你，也不问我辛苦不辛苦，”阿玉嗔怪道：“心里只有他。不说，不说！”

“姊姊辛苦，还用问么？”西施望望阿玉晒黑了的脸，“午间我教后宫师给你作几个好菜，给你赔不是，好吗？”

“还有老酒，别忘了。这一路奔波，滴酒未沾，真把人憋死了。”阿玉咽了一口口水。

“阿玉姊姊更加男儿气概了。给你一整坛，醉死你！”西施笑着央求：“现在该说了吧？他怎么样”在干什么？辛苦不辛苦？没生病吧？”

席 阿玉将来前见 2 到范蠡的情景说了  
绢一番，末了叹口气说：“就是想你想得苦！”

\* 梳着间。镜子里，西奶眶里泪水晶莹打转，慢慢落下。阿玉想起  
流 临行之际，范蠡与她说的那番话，又见西施身居吴宫，依然  
纱 苦苦思念他，不知怎地，一阵莫名的悲哀袭上心间，几乎也掉  
王 后下泪来。她连忙放下梳子，拿起一个精巧的漆盆，到外面舀水  
(下) 去了。

\* 午饭间，职权玉又恢复了巾帼女儿豪爽之态，连干三大爵





## 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说,第二天就命喜大夫派人到全吴国各地寻找!”

“当真么?”阿玉将信将疑,望着西施说:“你用什么迷魂汤灌醉了夫差?就凭这一对儿?”

她用手指戳戳西施隆起的乳胸。

西施重重地打了一下阿玉的手。

“你再瞎嚼,我不依了!”她嗔怪道,夺过阿玉的酒爵,“不许你喝了,净说胡话!”

“叹,这又不是迷魂汤,怕什么?”阿玉当真有些醉了,一歪身子在西施床上睡着了。

回到吴宫,陪伴在西施身边,阿玉感到有一种难以说清的宽慰。仿佛保护好西施,便是对范蠡一片痴情的奉献。改装打扮,每日暗地到城中察访辛乙踪迹,可是毫无音信。日子一绵久,也就渐渐地放下了心。

这天上午,夫差来叫西施一同去游城中的锦帆泾。这条穿城而过的水道,是夫差为了让西施游览姑苏景色,特意命人开挖疏后的。水面宽十丈,深两丈,可以畅行双帆大船。两边河沿用条石砌成,整齐壮观。伯喜来巡视了一番,命人沿岸植上垂柳,又在每棵树挂上绢面灯笼。白天两不,夜晚双排灯,景色异常美丽。一应就绪,伯喜便来恭请夫差。夫差早就想出游锦泾了,亲自来召西施。



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南风习习，锦徐徐。夫差的龙首彩舟从南门码头开出，缓缓向北穿城而过。船头锦帆喜风张帆上的龙随风跃动，宛如活了一般在空中翱翔；船尾凌晨乐阵阵，随船飘向两岸街苍店铺。店甲鲜亮的武士持戈肃立船上，宛如木雕。夫差与西施坐在船舱之上，左有伯喜，右有王孙雄。那豪华气派，姑苏城中从来也未曾见过。

龙首大舟缓缓行驶着。两边街巷万头攒动，人山人海，店铺关门，小摊忘收，人们都涌到岸边观看吴王与西施。百姓们早就听说有位西施，是天下第一绝色美女，闻名而无缘得见，今日有此机会，真是舍命乱挤，攀树上楼，踮足叠肩，若不是边排成一线长列的武士用戈拦阻，不少人就会挤落水中。龙首彩舟经过之处，人们终于看见，船舱顶台上，端坐着吴王叔差，旁边是一位天仙般的窈窕女子，明眸皓齿，目光流盼，顿时欢声雷动。

夫差面泛微笑极为得意,指指点点:

“爱妃，他们都在看你呢！”

“大王取笑臣妾，他们是在向大王欢呼呢。”西施回眸夫差，嫣然一笑。

夫差望着西施笑面如花，神醉魂飞，竟没有注意到西施回眸一笑之际，两人群又发出一阵欢呼，其声如雷。

\*浣纱王后(下)\*



~~~~~ 九七台湾获奖作品 ~~~~~

“吴王万岁!”

“梦妃娘娘千岁!”

西施的目光不时从两人群中移过。她真希望能从中突然发现她的哥哥夷仲。可是,那么多张脸一一移过,竟没有一个人相像。她希望从人群中看到阿玉,却也毫无影子。

临出发之前,阿玉在西施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什么,便推说身子不舒服,没有随行。西施便命阿绡与自己同行。等西施与阿绡随夫差走了之后,阿玉购买快换了衣妆,带上宝剑,从侧门附近的短墙一跃而出,立即无影无踪。

此时,人海如潮,阿玉能在人群中发现夷仲哥哥,或者那个毫无踪迹的辛乙吗?

席 西施从夷仲想到阿爷阿妈,为他们难过;又从辛乙想到范蠡,为他担心。忧从中来,眼前美景如画,却索然无味,不禁叹了口气,竟未发觉夫差两次向她问了什么。

*
浣
纱
王
后
(下)
*

“爱妃,寡人问你哪!”夫差碰碰西施,“妈苏美景如何?”

西施惊醒过来,连忙回答:

“真是人间仙境,天上人间!”

“那你为何叹气?”

西施又一,仿佛心事被夫差窥破,遂又叹了一口气:

“臣妾适才在想,如此神仙美景,可惜不能久长,一时事秋



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风科雪，花叶凋零，就如同美貌女子红颜易老一般，不禁伤感，所以叹气。”

夫差听了，皱了下眉头。

“你怎么也像郑旦似地多愁善感起来？”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也值得伤心？寡人下个命令，教巧手匠人，在沿途树扎上柳丝桃花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岂不更胜似今天？”

“大王体贴臣妾，真是无微不至。但愿大王爱臣妾之情，永似今日的桃柳绿，出于自然，真意无假！”

“爱妃，你还不相信么？”夫差认真地表白：“寡人与你，已非君王与臣妃，乃是人间恩爱夫妻，此情此爱，地久天长，岂能有假？”

“臣妾不信。”西施靠在夫差身上，身子扭了一下。

夫差嘴唇凑到西施耳边，小声说：

“从今往后，你不要再叫我大王，叫我夫差，或者……”

“或者什么？”西施含笑望着他。

“坏小子。”夫差嘻嘻一笔

“呸！真是个好小子！”西施脸一红，捶了他一下，“被子里的话，你也……”

夫差笑了，把西施搂得更紧，全然不记得两无数道眼光都在他俩身上。

~~~~~

席  
绢

\*  
浣  
纱  
王  
后  
(下)  
\*



## 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龙首大舟在北门码头停靠，夫差扶着西施上登车，在禁卫武士们簇拥之下，浩浩荡荡回到长乐宫。

“今日之游，其乐极矣！”夫地伯喜与王孙雄说：“全赖二位大夫之力，功不可没，每人赏黄金二十镒。今冬重游，必须与今日景色一般无二，二卿用心去办！”

“谢大王，遵命！”两人满面笑容，跪下叩谢。待到站起身来时，夫差拥着西施早已进宫去了。

直到天黑之后，阿玉才飘然进来。

“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”西施急忙问道：“发现什么了吗？”

阿玉沮丧地摇摇头。

“人山人海，挤得水汇不通，走嗜不通，哪能细细辨人”  
席她凑到镜前，整整头发，“越墙进来的时候，还差一点被巡逻武士发觉幸好月光忽然被支遮没了。”

“我在船上还找你呢。一点影子都没有。”西施说，“你在哪里呢？”

“我在人堆里，倒是看见你了。”阿玉望着西施，用手划划她的以，“瞧你跟夫差的亲热样儿，够肉麻的。也不怕那么多后

人瞧着！”  
西施脸一红，掩口笑了。

“你看着眼饶不是？”她在阿玉耳边说，“我让大王把你也



.....”

“也什么?”阿玉把眼一瞪,“哼,我可不是阿绡,他敢碰我,当心我一剑把他那玩意儿都掉!你可别心疼!”

西施捉住阿玉的臂在好嘴上乱拧。

“我教你嚼舌头!我教你嚼舌头!不拧烂你的嘴才怪呢!”

阿玉笑着躲开,又去西施腋下搔痒,两人滚到床上,笑成一团。

正说笑间,郑旦的侍女阿青张张跑了进来,神色惊慌。

“梦妃娘娘,阿玉姊姊,快,不好了,郑旦姊姊死了!”

两人大惊,连忙赶到丽娃院,一进门,便听阿绡、移光和旋波等几个小姊妹的哭声。

“从昨晚起,她便一直哼哼,只有出气,没有进气,脸烧得像炭火。”阿青哭着说,“我熬了药端给喝,她也不接。我用勺子喂她,喂了两勺,她的嘴巴就张不开了。我连连摇她,哪晓得已经.....”

郑旦躺在床上,头哪乱,脸色腊黄,嘴角还有药汤。一对本来发美丽的表,半闭半盖,不肯瞑目。

西施“哇”地一声哭了,扑上去抱住郑旦,用手抹上她的眼皮,又揩去她嘴角上的药汤。

小姊妹们见西施恸哭,禁不住又一闪放恸哭。阿玉一向

\*  
浣  
纱  
王  
后  
(下)  
\*



不大喜欢郑旦，但此时也忍不住眼泪汪汪了。

她看见郑旦就要头边还放着半袋炒豆。这是她此次从越南返回姑苏之前，去宁罗村和鹭鸶湾的时候，郑旦的阿妈托她带来的。她阿妈眼圈红红地诉说道，阿旦从小喜欢吃香脆的东西，吃了心口便不痛了。不知道她这病，现时有没有好些？

阿玉把这小袋炒豆交给阿旦的，她哭了。

“太医官说，阿旦姊姊的病不能吃硬东西。”阿青在旁边说。

“我一天吃一粒。”郑旦抹着泪说：“那就天天像是在阿妈身边了。”

“等你吃完了，病也就好了。”当时，阿玉安慰说。

没有想到，这小袋豆子还有一半，郑旦却再也不能见到她阿妈了。

次日，棠丽王后派宫女来询问，又命后宫总管料理后事。

夫差一早出去围猎，天黑才回来，闻讯睚来看视，郑旦已经入殓。

“阿旦这孩子，太小心眼啦。”夫差叹息了一声，“可怜，又可惜！”——“都怪大王你！”西施抽泣着说，泪水刚刚擦去，又簌簌流出。

“都怪寡人？”夫差愕然，对西施并不以为忤。

